

宋詩鈔初集

宋

書

卷

四

集

盱江集鈔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舉茂才異等不中以教授養親從學日衆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嘉祐中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門人鄧潤甫上其所著書尤長于經制朱子謂李泰伯文字不軟帖氣象大段好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若老蘇父子得之史中戰國策故皆自小處起議論真知言也詩雄勁有氣馥用意出人有云格如平易人多愛意到幽深鬼未知見其得處矣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倚嗟顏太師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驚龍索雷

鬪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強弩有海珠易求有
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安得同寶鎮收藏在
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覩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爲器囂然夸謂予材與工俱美如何
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答云此石
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已出民官不知喜
一作事誠可貴出已乃傷財誰能一作不惜費大夫聞此
言如有所忿戾今君倡是詩敢以報嘉惠

秦人峰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予觀
後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爲鬼神何計避羈紲聖皇今在

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誰能將順者所
望在賢哲無使峰中人笑我民屠裂

虎跑泉

虎跑本何爲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盜泉
旣不飲譖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勇氣無所
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嘉乃誠水源如開闢尋常竊六畜夜
傍人墻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慙色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
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
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
母乃良圖牽連送出門急若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

且呼回顧與永訣欲死無刑誅我時聞此言爲之長歎嗚
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
務復古旦旦師黃虞赦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繫爾愚婦
豈豈曰禮所拘蓬萊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縣莫能察詔
旨成徒虛而况賦役間羣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
錙銖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萊汙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渝
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吾言
又無位反袂空漣如

寄懷三首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輦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玉食
白如瓠瞑目已腐穢生者不敢畱埋藏與螻蟻百年富貴
身孰若禽獸類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癡兒
似婢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佯把衣袂弄
齷齪復齷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俗儒
抱書卷未去眼中瞋誰將古人淚更爲今人落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憂豐年歲凶已賤糶年豐安得錢賦役
忽驚駭倉廩甘棄捐銖銅苟可換富貴寧我憐歸來官事
了相弔柴門邊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王心幸仁聖分
職當忠賢謂穀賤爲美咄咄無欺天

寄祖祕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昨者
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茫茫帝王

州栖栖遠行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鞍馬到卽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聞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蹉蹉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窻惆悵夕不睡塵埃滿鬚髯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僂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爲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習往還中心篋

疑貳如熱息廣厦如飢享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溪
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
嬌綺羅相對紉蘭芷朱絃自三歎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
日都門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
慈始收試崇崇九門開窈窕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
可跂中貴當張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朝
在檻穽兩目但睥眄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取大
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騰天衢駑
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
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
舩檣旣入岸馬首已來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

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
歡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
然北風厲陽鳥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
可憐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
篙工斂手立脉脉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敢視我時
撫牀歌分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
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挾日幸
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徧
生齒芟除閑草萊疏通舊沼沚君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
郡守方仁賢學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
何紛紛鄉人子若弟不唯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爲有本
末動靜有綱紀蚤與雞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斲

斲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
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冤滯
故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益難致薄命
良可傷降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疫癘老母尚委
頓微軀蓋螻螳形骸非我有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
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關猶未啓荏苒再週月幸會天
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澆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徵凶不替
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
問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呶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
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
術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對
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

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游京邑欲以干明獻朝家
 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舩歸南
 方斂板謁當位自言章奏奇因籍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
 府不預議旣云能占天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
 不啻到處爭逢迎莫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
 故使按坑冶庶可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
 索吏卒圈印發傳遍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
 綵鋪筵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爲典刑獨
 自誇爪觜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箠繫我非聾瞽碌碌寧
 不恥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真僞
 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皆拘繫幽幽
 圜犴中憤憤爭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見巧敝畫地尚不

入叢棘曷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
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
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聊可嗜
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淫侈思君
非一日欲去無雙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聖與
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壽有短長孝
子謾憂息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爲是矧夫王佐才簡在唐
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韙加飯苟如願蒼生猶有恃
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反爲累回憲
本無官桀紂焉得此俗子但相非吾心已居易近者游葛
陂念君在衰臬作詩布幽懷讀之勿嗤鄙

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女色無定美寵至美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長安
小家子粲粲秋池荷性慧不覺恥母憐不加訶出戶一囊
麝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都人口如沸觀
者踵相摩因緣幸充選恩澤成偏頗少費萬金珠一呼千
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唾傾天河東鄰有賢女春綠涵修蛾
花豔不裁剪玉光無切磋自小固聞禮藏頭豈知他親戚
尚未見媒官當奈何過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
偶市里或山阿豈不有奉養春饌與機梭列女不得傳樂
府無人歌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滂沱富貴易修飾貧賤多
笑呵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滅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
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進當取勢位健筆爲干戈胡然
守一節獨自埋隨和

江亭醉後

平生尚倜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爲鋪設渺瀟
東江來谿衍暮雲裂倡女稍多藝市酒且供啜俠氣復何
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輓掣咄哉千里足嗟
呼三寸舌悔物喚龍取天葩令鬼折豔唱聲非雅戲談理
當譎帷房笑私昵閭巷嘲瑣屑更鼓莫催睡夜風纔去熱
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內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糲吾儕
古豪傑方寸浴日月被謗肯自疑爲歡顧猶拙放飯彼不
慚使我無齒決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暖碧覆晴殷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同時
盡妖豔無地容檀欒移根旣不可潔心誠爲難外貌任春

色中心期歲寒正聲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主人渴良馬僕夫念駑駘行遲追易及力少牽易來時聞
千里足百箭攢其懷主人雖欲買衆口大悠哉

蝦蟇

蝦蟇爾奚爲閭閻攪人耳在官不爲官在私無私事徒將
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剗語言且欲噪夢寐何者孔稚
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淫各自有知己

惜雞詩

曩予家居見雞有異者爲之動心嘗欲作而不果戊寅
夏五月學於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雞母乘春數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其母

且再卵逐之使離散衆雛旣不來一子獨戀戀戀不肯
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卵生亦云足母
伏窠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哭窠中毋所安忍渴復
忘餐子於背上卧不捨須臾間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
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膨脝
娠在腹漸見東西行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
多養子何勞役朝啄荆草林暮爪汙泥溪昔時隨母意今
作愛雛心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
歎慨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雞與衆異酷似有天資
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况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萬物
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五十慕父
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古人往莫追言